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錢買不到的東西

金錢與正義的攻防

影響全球的哈佛學者

邁可·桑德爾——著

吳四明、姬健梅——譯

當金錢買不到的東西愈來愈少，
我們面對的，不只是財富的分配不公，
而是必須去思考市場的極限
和我們要選擇怎樣的人生！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錢買不到 的東西

金錢與正義的攻防

邁可·桑德爾——著

吳四明、姬健梅——譯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

作者 / 邁可·桑德爾

譯者 / 吳四明、姬健梅

發行人 / 簡志忠

出版者 /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樓之1

電話 / (02) 2579-6600 · 2579-8800 · 2570-3939

傳真 / (02) 2579-0338 · 2577-3220 · 2570-3636

郵撥帳號 / 19268298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總編輯 / 陳秋月

資深主編 / 李美綾

責任編輯 / 李美綾

版權協商 / 簡瑜

美術編輯 / 劉鳳剛

行銷企畫 / 吳幸芳 · 陳佩蓓 · 涂姿宇

印務統籌 / 林永潔

監印 / 高榮祥

校對 / 王妙玉

排版 / 莊寶鈴

經銷商 / 叩應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 圓神出版事業機構法律顧問 蕭雄淋律師

印刷 / 祥華印刷廠

2012年10月 初版

2012年10月 3刷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by Michael J. Sandel

Copyright © 2012 by Michael J. Sandel

Chinese (Complex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2 by the Eurasian Publishing Group
(imprint: Prophet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CONTENTS

推薦序 經濟需要重建它的哲學基礎！ 南方朔——003

推薦序 當所有我們珍惜的事物都能被買賣 張鐵志——007

各界聯合推薦——013

前言 市場與道德——019

第1章 插隊——035

「先到者先享受服務」的倫理，正逐漸被「付費者享受服務」的倫理所取代。在機場、主題樂園、高速公路和醫院，我們看到金錢及市場的勢力，愈來愈深入過去原本由非市場機制所規範的生活各層面。

第2章 獎勵——065

發放現金鼓勵女人絕育、學生唸書，出售汙染或射殺黑犀牛的權利……當我們開始買賣那些根本不應該拿來出售的事物，將可能造成腐化，也就是降低層次，以較低、而非適當的衡量模式來看待這些事物。

第3章 市場如何排擠掉道德——121

雖然你買不到友誼和學問，卻可以花錢雇人代為道歉或表達愛意，也可以透過鉅額捐款獲得大學入學許可。有經濟學家主張，將事物當成商品進行買賣，並不會改變它的特性，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單純。

第4章 生與死的市場——165

人壽保險包含兩件事：為了提供遺屬保障而分攤風險，以及冷酷的賭博。這兩件事向來以彳亍扭的組合共存著。若是少了道德規範和法律的約束，賭博的那一面就有可能蓋過社會用途。

第5章 命名權——203

把企業商標烙印在事物上，改變了這些事物的意義。將愈來愈多的東西都市場化，意味著富人與一般人將隔離開來生活。這對民主而言並不是好事，更不會是一種令人滿意的生活方式。

謝詞——251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錢買不到 的東西

金錢與正義的攻防

邁可·桑德爾——著

吳四明、姬健梅——譯

推薦序

經濟需要重建它的哲學基礎！

評論家 南方朔

哈佛著名學者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繼《正義》這本力作後，又出了《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這書出版後，不但在美國引發廣泛討論，也在全世界造成巨大迴響。它是金融海嘯後，美國學術界對「經濟學哪裡錯了」這個議題，迄至目前所有作品裡反省最深刻的一部，不但專業的經濟學界值得注意，就是關心公共事務的一般讀者也應詳讀。

金融海嘯後，人們對經濟學的反省日增，並對當今主流經濟學給了「自閉經濟學」（Autistic Economics）的稱號，原因乃是，人們已察覺到，當代主流經濟學雖然將其主張隱藏在所謂的價值中立的市場之下，但它其實是一種最強大的意識形態。經濟學自閉在市場的迷思裡，於是錯誤頻頻，並積小而成大，金融海嘯其實並不只是少數政府官僚及華爾街肥貓惹的禍，而是整個主流經濟學在自閉裡惹的禍。

對當今主流經濟學有理解的都知道，經濟學以前被視為一種綜合性的社會科學，但自

一九八〇年代後，市場效用論抬頭，它認為偏好的選擇所形成的市場最為重要，這種市場理性具有非意識形態、合理及效率等特性。我們不能否認，這種市場理性對純粹的商品服務的確有效，但這種效用主義的市場論在壯大後，它的那隻手到處亂抓，遂出現市場學家抓家庭問題、社會問題，甚至政治問題及國際問題的學術亂象。

將一切問題視為市場問題，它其實已不明言的視這些問題都是可自由買賣的問題，也等於是說這種思考方式已肯定了金錢的價值優越性。這也等於不明言的確定了一「有錢就無論什麼都可以買」的邏輯。但這種貌似價值中立的思想方式正確嗎？桑德爾的這本力作，就是以非常清晰的條理，一步步解開了這個經濟思想之謎。

在這本重要的著作裡，桑德爾教授一開始就從付錢找人排隊，以及付錢可以優先插隊說起。一個人潮擁擠、大家排隊買賣的地方，一條交通堵塞、車子大排長龍的公路，當人們把這種擁擠視為一種經濟現象，有錢的人付一點錢找人去幫他排隊或付一點錢去購買排隊權，這種用錢購買一點小特權，許多人都認為只是小問題，沒什麼大不了。問題是，這種擁擠可以視為是一種市場現象嗎？可以用金錢來解決嗎？從這種最小的用一點錢買個小特權開始，桑德爾教授即展開了他的大論述。

他指出，把一切都視為市場、都用金錢來解決的思考方式，其實已淹沒了整個世界。人們坐牢，多付一點錢即可住進待遇較好的牢房；西方有些富裕的夫婦要找代理孕母，於

是根據市場法則，印度遂出現代理孕母的行業；近代為了地球環境的保護而出現碳權的概念，有錢的公司及國家即可購買別的落後國家之碳權，這等於是「有錢即可買到汙染的大特權」。這種有錢即可無所不買的現象，近年來一直在擴大之中。有錢可以買到獵殺珍稀動物之權；有錢可以買到入學權；有些公司幫員工投保壽險而受益人是公司，這意謂了可以買別人的生命權。前幾年主流經濟學家還在鼓吹毒品應該市場化，因為毒品非法化就會造成毒品的黑道化及犯罪盛行，市場化即可防制黑道的擴大。

因此，市場化一步步加深，市場理性已日益的走到了非理性的反面層次。最後是市場的非理性日益加深，市場更向金錢傾斜，最後造成了市場的內爆。只是這個問題最大的部分不在他的這本書討論範圍之內。本書集中在市場經濟造成了市場社會這個中層的層次，不涉及總體的宏觀層次。

本書已清楚的指出，當代經濟學已走向了反道德、反正義的偏差路徑。本書最有趣的乃是在他在申論部分，已提到近代經濟學的許多怪異話題。例如近代經濟學家辯稱，人們的送禮是一種不合經濟效益的行為，因此最好不要送禮，乾脆直接送錢。主流經濟學家完全無視於送禮行為有許多感性因素，他們的用錢來代替送禮，已顯示他們在思想上的偏差。再例如近代市場經濟學還自認為血液是個市場，因而他們主張血液的自由買賣，反對捐血的義行。但實施的結果，乃是美國血庫的血液品質最差，血荒最為嚴重，反而是鼓勵及贊

助捐血的英國，血液品質最佳，血荒也不嚴重。由這些怪異案例，可見用市場角度看問題，偏差是多麼的嚴重。因此桑德爾教授遂指出，經濟學已應重新恢復市場及公平正義等問題的討論。人們一定要知道，市場論有其限制，並非什麼都可以用買的。

因此，由這本《錢買不到的東西》，我就想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偉大的德國思想家希穆爾（Georg Simmel）所寫的那本怪異鉅著《金錢的哲學》。該書是近代哲學家討論金錢問題的第一本大著作，它指出金錢最先只是商品交換關係的一種媒介，但到後來它日益壯大，媒介反而成了主體，成了主宰，最後是它擴大了財富的積累，也改變了社會。無論什麼都可以買，無論什麼都可以賣，這就是所謂「金錢的異化」，金錢可以買出貪污腐化，可以賣出種種荒淫敗德和混亂。人際關係有許多是感情、是道德，是對公平正義的嚮往，以及對更好社會的追求，這些東西是絕對不能買賣的！

推薦序

當所有我們珍惜的事物都能被買賣

作家 張鐵志

現在什麼都可以賣了：

西方人到印度尋求代理孕母的服務，醫師的手機號碼讓病人可以獲得特別照顧，碳排放的權利，身體部位出租作為廣告看板，美國國會聽證會的排隊有專業排隊公司，或者紐約中央公園的免費戶外劇場也有人付錢請人排隊。

這是桑德爾在本書的一開始所舉的一些例子。

這些是趨勢。在此之前，人們是在為許多公共服務的商品化而鬥爭：醫療、教育、失業照顧等——一個國家的進步程度，是取決於這些公共服務去商品化的程度；或者說，福利國家其實就是要讓許多社會服務去商品化。

在冷戰結束後，市場自由主義取得了至高的榮耀與霸權。這不只是科技力量或全球化客觀因素的結果，而是國際組織如IMF、世界銀行，或者財團資本的共同塑造，把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革命推到了高峰。

到了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機，主流媒體赫然發現市場失控了，開始質疑市場至上論和新自由主義，甚至發現原來馬克思是對的。但是，在實際生活中，人們依然義無反顧地把許多東西放到市場上販賣。

桑德爾指出，有人認為市場凱旋論的道德低落是因為過度貪婪，所以解決之道是遏止貪婪，但他認為這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為「市場以及市場導向的思考延伸到傳統上由非市場基準所規範的領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大的一個發展。」

到底一切都可以賣有什麼不好？

桑德爾指出，商品化的問題在於：一、不平等，二、腐化。

就不平等來說，金錢可以買的東西更多（也就是當更多事物商品化），當富裕的優勢不只是購買奢侈品，而是購買政治影響力、醫療、教育、居住，那財富分配就變得非常關鍵，因為這會影響到一個人在社會上生活的基本權利和生活尊嚴。

除了市場的不平等效果，把生命中各種美好的事物標上價格，有可能導致其腐化或墮落。試想友情可以買賣嗎？榮譽可以買賣嗎？

人們當然知道不是什麼東西都能賣。我們不會容許兒童被買賣；或者我們反對奴隸制度，是因為這是把人類視為可以在拍賣會中交易的商品（但我們卻可以接受勞動力作為商品）。我們也不容許選票可以被買賣，除了這是讓政治競爭不公平，也是因為這代表公民

責任的腐化。

上述是明顯的例子，但是桑德爾要討論比較有爭議的例子，例如每年夏天紐約中央公園都有莎士比亞劇場免費演出，總是大排長龍。（相信我，我曾經早上六點去排隊。）晚近開始有人付錢請他人幫忙排隊，這是對的嗎？對市場自由主義者來說，這是自願性的交換，沒有問題。問題是，免費演出的意義是要讓好的演出有機會讓所有市民看到，不論富有或貧窮，是城市送給市民的禮物。一旦排隊倫理被商品倫理取代，就會完全破壞原始的意義，就是一種腐化。同樣的，去國會聽證會也是公民的平等權利，一旦排隊變成可以出賣的商品，參與聽證就將成為有錢人的專利。

因此，市場是有道德邊界的。什麼樣的事物可以被買賣，代表了人們認為這些東西被視為商品或是可藉以獲利的工具是正當的。所以，事物的商品化與否，是一個道德與政治問題，而不是一個經濟問題。

作為一個政治哲學上的社群主義者，桑德爾的核心關懷是，事物的商品化會侵蝕我們所珍惜的某些價值，市場會破壞道德與共同體的價值。「市場掏空了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辯論」。因為市場不會去問，某些東西被買賣是否是道德的。但如果我們不去進行道德討論，並且全力擁抱市場，後果就是讓公共論述失去道德和公民的能量，並且導致科技官僚主義的管理統治。

我想更進一步談當市場進入公共領域。

首先是公共空間。為什麼我們眼前所看到的世界——不論是在公路上、在商業大樓外、在演唱會的舞台旁、在計程車的後座，在捷運（公共運輸！）車廂的裡裡外外——都是被金錢製造的廣告所占據？為什麼資本可以決定我們每天眼前可以看到什麼？所以，在西方有所謂的文化干擾行動（culture jamming）^①，去惡搞修改那些巨大的廣告招牌，以抵抗我們日益失去的公共空間。

另一個「公共領域」是媒體。在台灣，威權時期是政治在控制新聞，但民主化後，是媒體把新聞版面或電視新聞時段大量出賣：從餐廳到上市公司，從台灣政府部門到中國各省市政府。雖然前年立法禁止政府進行置入性行銷，但是商業性業配仍然充斥在各新聞媒體。這不只意味著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是被這些企業所挾持，也代表新聞的價值以及媒體與讀者之間關係的「腐化」（用桑德爾的語言）。因此新聞媒體，作為一個有意義論辯與資訊提供功能的公共領域，作為監督企業或公權力的批判者，已經逐漸消失，並在民眾眼裡逐漸失去了可信賴性。

更大的公共領域當然就是我們的民主。美國當前一個爭議的議題，是兩年前最高法院說，企業可以買電視競選廣告，因為這是言論自由的範圍。這是最典型的市場自由主義的外衣：他們相信市場是個人自由的前提與表達，所以競選廣告是一種自由的表現，所以可

以不在乎平等問題。如果金錢在一個民主體制扮演重要的角色，亦即如果競選廣告或競選費用是不受管制的，這就侵蝕了政治民主所預設的政治參與的平等精神。

而政治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有強烈關係。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等極端市場自由主義者相信，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但是資本主義下，個人的經濟自由（意味著政府管制和介入少）必然意味著社會的不平等，而社會的不平等會轉化成政治的不平等，因為有錢者可以購買更多的政治影響，進而設定有利於他們的政治規則（如為富人減稅、反對擴大社會福利），於是會更進一步擴大經濟不平等。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里茲在今年新書《不平等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所描述的美國：經濟不平等既是政治不平等的原因，也是結果^②。

桑德爾在本書最後，提到「空中包廂化」（skyboxification），亦即有越來越多球場蓋起高級的空中包廂。反對這種現象的人認為，觀看球賽是一種公民參與的集體活動，人們在其中一起緊張、一起歡呼，而在這過程中對這個社區、城市、國家產生集體情感與認同。但空中包廂的趨勢卻讓這種公民活動產生區隔化——這正是當前民主體制主要問題的最佳比喻。

桑德爾說的好，民主「並不需要完全的平等，卻需要國民能分享一種共同的生活，重要的是背景和社會地位不同的人能在日常生活中相遇，因此這樣我們才能學習克服彼此

的差異，才會在乎共同的利益。」但是，在這個貧富益發不均的時代，把越來越多的東西商品化，只是讓富裕者和收入較少的人過著越來越隔離的生活，彼此越來越不理解。想想看我們的現實世界：有錢人和一般人是住不同的區域、上不同的餐廳、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我們真的成為隔離且不平等的兩個或多個社會。

簡言之，過度市場化不但破壞民主預設的政治參與的平等，也傷害了民主賴以為基礎的某種共同目標，乃至社會團結。

「說到底，市場的問題其實是關於我們想要如何共同生活的問題。我們想要一個一切都可待價而沽的社會嗎？抑或社會上還是有某些道德與公民性的財貨，是市場不會尊崇，但是用金錢買不到的？」或者，當所有社會關係（乃至政治）都被市場化，都如此不平等時，民主生活還有可能嗎？

注釋

① 注：請參考娜歐密·克萊恩的重要著作《No Logo》。

② 注：保羅·克魯曼的著作《下一個榮景：政治如何搭救經濟》也有深度探討。